



鶴林王露卷之十一



廬陵羅大經

景



玉山詞章

汪聖錫代言温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  
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  
而往釐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  
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  
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  
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  
瞻已公論之胥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  
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

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青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奕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云國之老皆可喜也

### 作文遲速

李太白一千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之一辭譏其困瑀鑄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縝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剡目鉞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搯擢胃腎言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為百賦猶鬱鬱

怒暮作千詩轉道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闕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遊世傳無已每月詩興擁被卧牀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遊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遊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

###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

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  
從來豈願名盱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  
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畧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  
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  
明宮噓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  
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傳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  
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  
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炎方  
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  
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  
學能文瓌竒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

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責文以活國  
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  
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州贈官制  
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  
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  
槩激壯絲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  
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  
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  
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潦霧墮鳶悲  
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  
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廉賈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子貪賈知取而不知子也夫以子為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為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子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

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容南遷客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游太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

為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為之請傳伯壽朱文公守漳  
又連為之請皆格不下余為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  
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為立祠于學宮同時有吳  
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  
亭商隱堂其然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  
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  
州死焉因并祠之彥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  
句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 宰相罷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  
賢否一切屏棄此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為相

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為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  
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  
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為平時宰相善罷  
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真之  
事為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為君子憂後來  
之禍則失之矣

### 紫敗素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  
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

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  
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  
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  
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  
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  
之為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  
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  
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  
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封事參軍祝懷抗疏銀臺謂  
十朋忠義謬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  
來無倉卒之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

報時論題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宮僚上書  
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  
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  
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  
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者不  
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  
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  
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  
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

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其其言至紹興甲寅始服其先見

### 斬檜書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 簡齋詩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南宮木老鴈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

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藉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 伯夷傳赤壁賦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畧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

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爲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鑿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生矣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甌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十銘

光宗即位謝良齋為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  
易競：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  
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  
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惠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  
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  
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日詢猶恐或遺  
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  
止夷狄姦回諛說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  
馭輕：動以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宸箴又  
作勸農詩云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  
多放聊添稅田心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  
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  
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  
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群猪羊滿圈官稅  
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 千萬詞肯平易足以諭  
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  
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幹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  
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  
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  
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幹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

幹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鍾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  
梅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  
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谿問訊巡簷索絕  
憐玉雪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  
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莩出方  
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  
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因傑  
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  
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  
亦騰意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媪皆異  
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鳴范增謀謨  
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眎信逋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  
知信乎吁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  
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  
嗣以爲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部頭  
朱溫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溫叱令殺之

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顧恤必待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

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

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  
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  
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  
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為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  
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  
衆心之所向而姑為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為  
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并  
甫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  
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押邪小人并甫  
拱手曰某服矣語錄中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  
與誠齋言之

朱文公論詩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  
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  
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  
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  
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  
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  
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  
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

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  
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  
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  
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  
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  
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  
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  
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  
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  
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  
以爲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

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  
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  
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  
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胷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  
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  
喻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  
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  
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  
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  
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  
詩須從陶柳門庭中来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

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嶼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婆娑數株樹以為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既可見矣公嘗舉伯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

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窓幽卧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槩見矣

### 稅沙田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  
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  
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  
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  
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  
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叱責曰汝言利求

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  
彥皇汗免冠謝久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困辱  
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  
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賀和我表

嘉定和我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  
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終



